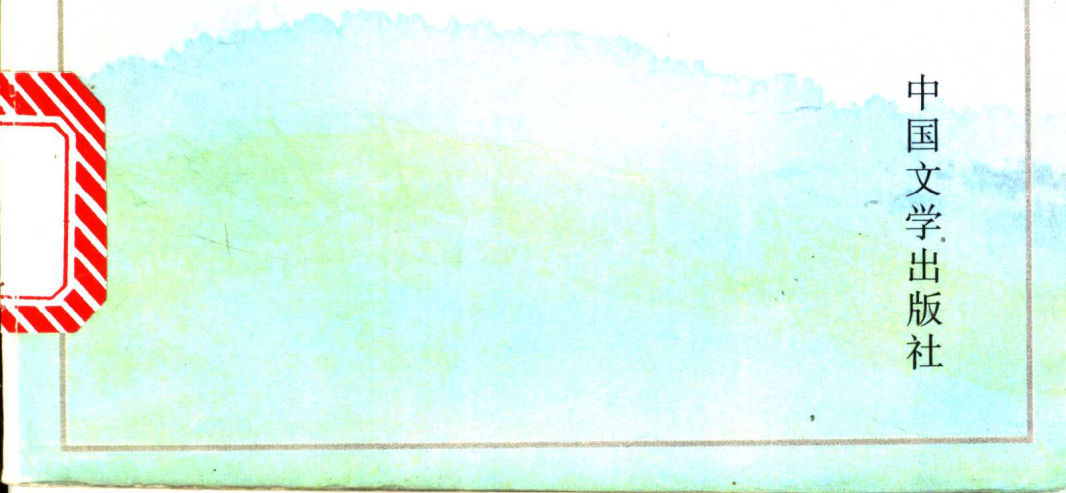


歐陽文錄

阿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欧阳江水绿

阿 成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江水绿/阿成著.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6. 1
ISBN 7-5071-0307-2

I. 欧… II. 阿… III. 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726 号

欧阳江水绿

阿成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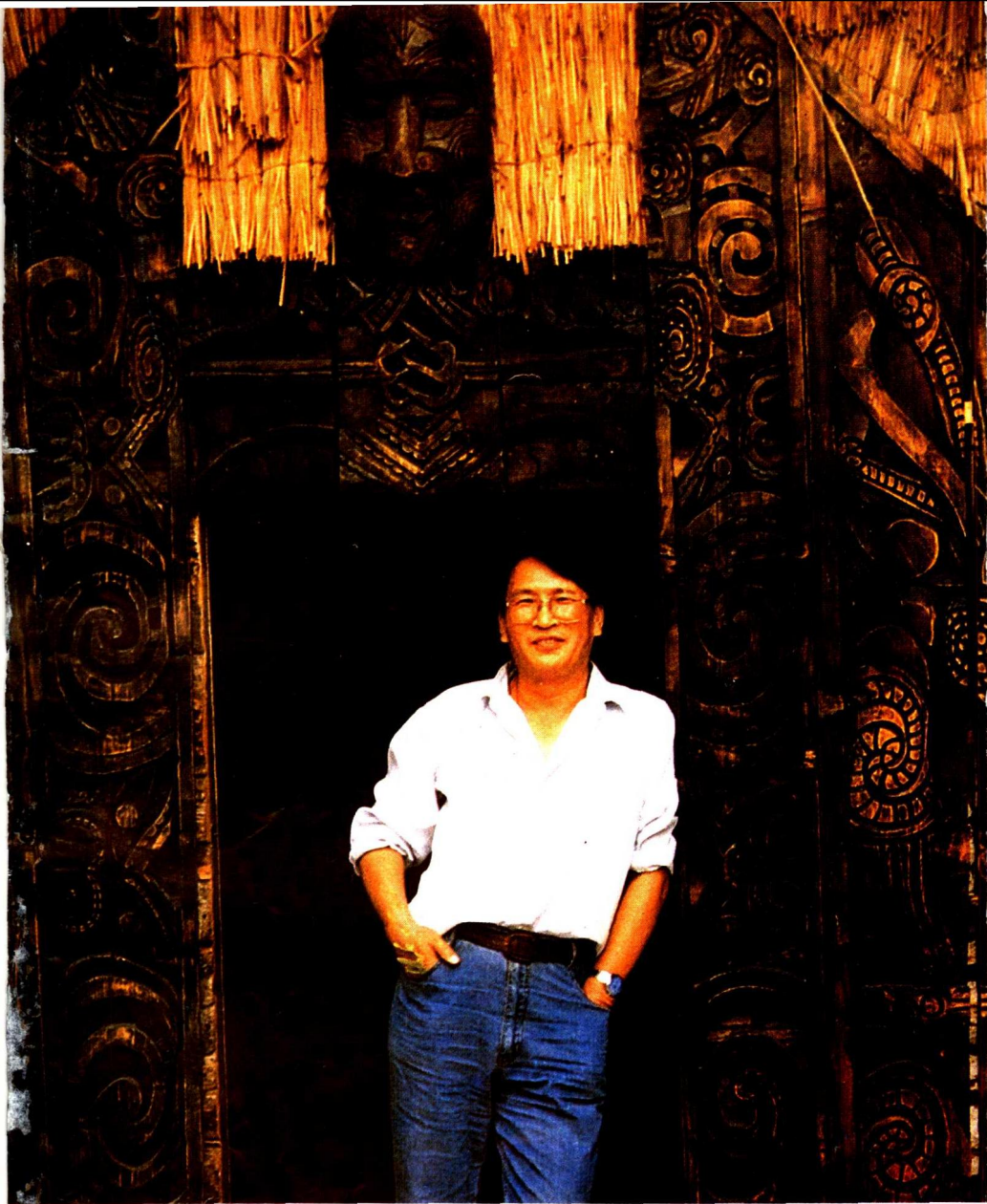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5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80 元



作者在世界原始图腾部落 邱万富 摄

欧阳江水保突然在前头驻下脚等我们。
待我们走近，略带一种残酷笑容的欧阳
江水保直视着刘老师说：

“你真是作何的第一把秀才？”

刘老师居然同样直视着他的脸说：

“是的。”

欧阳江水保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
怎么纹子与去，弄个官当当啊？”

刘老师仍旧不动声色地说：

“同乡，害人有钱，害人好色。”

我和欧阳江水保听了，全愣住了。欧
阳江水保脸上的傲慢与鄙屑一下子不见了
，继而是尴尬与愈加浓稠的真诚，竟下意
识地同刘老师握了手，说：

作者手迹

作者自述

阿成，原名王阿成。生于黑龙江的张广才岭。生长生活在素有“教堂之国”之称的哈尔滨城。体重近 85 公斤。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半工半读的哈尔滨交通职业学校，三年半业余的黑龙江科技职工大学中文班和一脸惭愧地当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这之中，为生活计，还当过临时工、司机、业大的教员、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编辑、总编室主任、副总编等——酸、甜、苦、辣、咸，喜、怒、哀、乐、悲、思、恐，算是尝了个够。受到了“系统的混和教育”。现任《小说林》杂志社副编审。

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生命》、《忸怩》、《马尸的冬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欧阳江水绿》；法文版小说集《良娼》，英文版小说集《空坟》等，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其中部分作品获各种奖励。

目 录

欧阳江水绿.....	(1)
胡天胡地风骚	(33)
走 廊.....	(102)
人生写意.....	(135)
蘑菇气.....	(177)
远东笔记.....	(215)
继续打捞.....	(247)
春风自在扬花.....	(274)
囹圄逸事.....	(301)
犯 人.....	(311)
朋 友.....	(318)
马兹阔夫生平.....	(334)
客上温柔.....	(350)
闲 话.....	(378)
后 记.....	(411)

欧阳江水绿

火车到勿聚，是中午略过。路上就一直下小雨。有时哗哗地大，风也紧，雨横了起来，如同一排射向车窗玻璃的箭。有时小些了，渐渐地小些了，近乎于无了。从这山或那山的凹处蹿下来的山水，水肌勃健得像汽车拉力赛一样玩命地往下干。山也濛濛，路也濛濛，天宇之间在进行彻底的大扫除。火车行至山水的阔处，呈一水面的“雨盅”，赐给旅人一种漂亮的情怀。

下了火车，走出站台，天还阴得没边儿。一阵风曲拂过来，便掸下几滴凉丝丝的雨，似乎直接地滴在心尖尖上了。心尖尖在这湛凉的一击之下，不由得寒悸悸地一颤。

勿聚市，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是到柞河林场去。是给林区的劳模老尚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协的同志说：“去吧，肥着哩。”让我和一位我省著名青年专业作家，笔名叫“欧阳江水绿”的一块去。

当时我正在工厂里呆得无聊，没什么事，打杂儿，杂耍，哪用哪到，有点像工具，也有点像泄欲器。我们的头头他老熊我，看着我被他熊得一塌糊涂的样子，他反显得厌恶极了。据说，当年拐骗他女儿，并使他女儿走向堕落的深渊的那个臭流氓，长得与我酷似。他曾咬牙切齿地说，尤其是说话时的表情与手势，手掌朝外，一抹一抹地白话，装作有文化的样子。他说，他对我采取“冷处理”。其实低温之下的有机物体，久了，也是可以腐败的，变成有毒的东西。

接到作协的电话，我立刻一口承应。这事也不用工厂花钱，也不用我花钱，一切对方负责，而且又是干好事，干有益于林业的事，我何乐而不为呢？为了避免头头因此把我从低温改成冷冻起来，我开了一张假诊断书，休“病假”，从而顺利成行。

在火车上，我同欧阳江水绿都显得特别兴奋。一路上，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也无缘无故地笑了好多。我们似乎都有一种解放感，好像刚刚从某个集中营里放出来。大

声无忌地说笑本身便是愉快的理由了。我们还喝了一小瓶子白酒。并且也说了女孩子一类的话题。虽然我比欧阳江水绿大十几岁，但在当代的风月场上，我自叹弗如。欧阳江水绿告诉我，他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女孩子了。我怀疑此话的真实性，但我宁可相信他有。因为他年轻，他还没结婚，另外最主要的是，他是专业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才二十九岁。我问他，都怎么“黄”的，要是对方赖上了你呢？你不是毫无办法吗？他挑着眉毛俏皮地笑了，两手一摊，说：“我就要死狗，我就是耍死狗哇。你说什么我都不吱声。流氓？对对对，流氓。伪君子？好好好，伪君子。忘八蛋？是是是，忘八蛋——反正得黄！爱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都成。”我听了，说：“这也的确是太他妈的了。”欧阳江水绿显出跟我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说：“你想想，既然是你抛弃了人家，已经是不对了，同时你又不能违心地同她结合，怎么办——这种局面只有耍死狗，你别无选择。”说完，欧阳江水绿又在人与自然的属性方面，给我讲了一大堆。

欧阳江水绿的出身不好。当然现在完全不讲这一套了。欧阳江水绿原来在北大荒农场总局所属的一家奶粉厂，开始是小组长。后来，他说：“被一个像你这大岁数的阴谋家给玩了，把我给干下台了，他当了组长。”欧阳江水绿说：“我把那小子叫到跟前，像叫一只小狗，我脸上还微笑着。”说着，欧阳江水绿的眼睛闪现出了慈善的柔光。然后，他凶狠了脸说：“我一拳把这家伙打了个四仰八叉。就一拳！”

鼻子出血了，出得相当多，不能低头走，仰着脸哭着，去厂部告我去了。后来，我就被弄去挨家挨户收奶了。”欧阳江水绿讲完了，说：“抽烟抽烟。”

欧阳江水绿在北大荒，就爱好写个诗，散文儿，小说呀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写得好不好。我不懂现代诗。现代诗比较难啃，它完全不像煮烂了的五香猪爪、薰鹅，虽说也难啃，但它们的香气香味诱人。啃现代诗如啃干枯的树根，是要显示出无比的耐力与悲怆的神态与姿态才行。否则，您就无法从事这种企图解决宇宙问题的神圣职业，亦不知其中的甘味。据欧阳江水绿自己介绍，他的诗写得很好：“现在/外面如同一只疯狗/我的女人/执尖刀剖开心/流出可口可乐/我的女人/用鲜血浸泡着一双鞋垫儿/我的女人呐……”我觉得有点疯，有点无事生非。但是，我仍是装出一脸的钦佩与兴奋。他用手点着我的鼻子说：“中年人，工会秘书的狡诈。”我就笑了。欧阳江水绿告诉我说，他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高尚，文明，善良，乐于助人，舍己为人，以及宽宏大量，但是，他说，他更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体谅他的丑恶、龌龊、下流、自私，以及无论怎么对不起世界人民的罪行。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应当由无数个仁慈的上帝组成，小丑，只我一个就行了。我丑，其实我却恨别人丑。“怎么回事？”他问我。“神经病。”我说。

在火车上，欧阳江水绿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弟弟，疯了。欧阳江水绿说着，眼睛里现出了某种神圣的哀伤。他

说：“我弟弟可真可怜呐。他总是在黄昏的时候，独自一人，在康拜因犁过的黑土地上走。”他诗人般地说：“有时，是迎着初升的朝阳，有时，他向着无边的银月走去。”说完了，他立刻急急忙忙，哆哆嗦嗦掏出小笔记本，当着我的面儿，把刚才他说的那两句，刷刷记下来。记过了，欧阳江水绿告诉我，他母亲对他的弟弟非常之好，真是无微不至。我便嘲笑他用语有点俗。他却瞪了眼睛说：“笑什么？就是无微不至。”说着，欧阳江水绿沉默下来，扭头看车窗之外，看被细雨沐浴的山峦。他头也未回地说：“我的弟弟是在他二十五岁的生日那天，上吊自杀了。”我听了，便不再笑了。他说：“弟弟死之前，神志异常清醒。他知道我妈妈为他遭了多年的罪。”又说：“前不久，我回了趟家。并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只是小说的名字，一直也没想好。”

“你母亲一定很伤心吧？”我问。

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你说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我回家后，到了下晚，母亲对我说：‘小绿，把门打开，你弟弟回来了。’我就笑，怎么办？母亲大人呐，是不是？打开门，外面是黑夜，一望无际的北大荒。星星满天都是。空气特好！然后，母亲说：‘二儿来啦，坐吧。’就像真有那么回事一样，弄得我毛骨悚然。然后，我母亲就跟我弟弟说话，唠家常，说：‘你哥小绿是诗人了，农场的人都知道他调到省城去了，你当时神志不清，都不知道。’后来，我母亲说：‘二儿，回去吧，啊？看着你哥哥就行了……’”

欧阳江水绿是要落泪的样子了，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就抓过酒瓶，兀自抿了一口。放下酒瓶，适才欲落的泪水也就光了，居然说：“我是反革命的家属，是劳改犯的家属啊！”又说：“不然，我弟弟就可以入团了，可以上大学了，那样，他也就不会疯了。”

欧阳江水绿写的小说，基本上，我都看过，一是我在工厂工会呆得无聊无事可做，二是，凡熟人的作品，我都尽可能地读一读。平心而论，欧阳江水绿将来写小说是否前程辉煌，我吃不准，但他的确是一位有才气的小伙子。有趣儿的一点是，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不写到乌鸦，有时是几只，有时是一片，黑压压的，充斥着整个作品，比如：“我就是那扑向天边的乌鸦……”为此，我曾取笑过他。他听了，大吃一惊，说：“是啊，你说得对呀，不过，北大荒的的确确，有的是乌鸦。”又说：“北大荒有人管反革命也叫乌鸦。”

欧阳江水绿说，他的父亲解放前在军统干过，在戴笠和沈醉手下干过。他说，他爹相当精干，相当年轻，“二十四岁。军统特务。”欧阳江水绿不无自豪地说。又说：“咱们是什么？你都快四十岁了，大哥，工会秘书，被冷落的师爷，是不是？”

我便恶毒地问：“解放了，为什么没枪崩你老爹？”

欧阳江水绿狡猾地笑了。他告诉我，快解放的时候，在军统内部有一个地下共产党，告诉我老爹，赶快上街贴几张共产党的标语，这样可以免于死罪。于是，老爹在后半夜和军统里的另一个哥们儿，老铁，都是年轻的，写了一

卷子共产党的标语，提个糍糊桶，满城贴了起来：“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好多。

“没毙？”我问。

“对！”欧阳江水绿说，“共产党考虑我爹年轻，才二十多岁，飒爽英姿，体格特好，又没有直接的血债，又贴了革命标语，就弄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地的人，见了谁都点头哈腰。现在七十多岁了。”

欧阳江水绿把头再次转向车窗外，说：“北大荒北大荒，死了不少人呐。那个劳改农场，开始还归北京劳改局管，使的布票、粮票，还都是北京的，北京的户口，我老家就是北京啊。后来，都归黑龙江劳改局了。刚到北大荒，什么都没有，大酱缸，沼泽地，乌鸦——什么什么也没有，天地特静，静得你心里发毛。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后来，有了我，我弟弟。我们都说北京话。那个劳改农场几乎全说北京话。大都是家在北京的反革命。干什么的都有，翻译，参赞，会葡萄牙语的……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他说：“当时我们非常害怕那些管教的孩子。他们打我们，我们不敢还手。我母亲就把我送回到北京的老爷家念书。北京有我的几个舅舅。去年，我回趟北京，心想，自己是诗人了，牛了。没想，我那几个舅舅全阔了，大倒，小倒，全都干买卖呢！你看咱们，作家，秘书，狗屁吧！还装高雅，没钱你高雅个屁！”

乘火车的一路上，欧阳江水绿给我讲了许多故事。这

些故事，他都写到作品里去发表了。只是失真了，面目皆非了，服从于表现他的“内宇宙”，“焦渴”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西蒙，昆德拉，还有什么诺夫，什么什么斯基了。我曾嘲笑他是一个跟在驴屁后面抢驴粪的人了。他听了，说我：“小丑！”

争论当然是无聊的。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使原有的分歧再增加一至三倍。他点了一棵烟卷，故意没给我，我笑了笑。做出一种尴尬相，让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奏效。他继续讲，在北大荒，有一个劳改队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了。打算回到当年父辈管理的劳改农场，看看，访访当年的那些“老犯”。他说，有的老犯已经死掉了，有的已经平反了，有的被野狗扒出来，腿上还戴着镣铐。他说，坟都平平的了。他说，这个摄影记者刚一进“二劳改”的村儿，就在村口遇到一个晒太阳的老头，那个老头一看见他，立刻跳了起来，死死地抓住他的手，问：“你是谁家的？咋这么面熟？”他说他是谁谁谁的儿子，父亲原先是这儿的劳改队长。老头用手指着这位年轻人的脸，说：“你就是他的儿子！怨不得咋这么面熟呢？”又恶狠狠地说：“我恨死你爹了！”说过了，才问：“你爹现在怎么样？干啥呢？”“退休了。在家呆着没事侍弄菜园子……”“是啊，”老头感慨起来，说，“是啊，都老了，都老了……”说，“走吧，到我家吧，喝一盅，咱爷俩……”

欧阳江水绿笑着说：“怎么样？”我说，“不是你们那个劳改农场的故事。”

“你听说过?”

“不，我曾经跟你讲过。”

“我操！弄混了。”

“再讲一个别的。”我说。

欧阳江水绿说：“在北大荒我家的门前不远，有一条小河，河水挺深，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溺水了，水特深，流还急，有旋涡，没人敢下去救，弄不好，自己也玩完。我老爹看见了，连衣服都没脱，就跳下水去。要知道，老爹是军统特务哇，水性相当好，刷刷几下子，像年轻人一样，上去把那个小孩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进行人工呼吸。小孩活了。老爹就自己回家了。吃了晚饭，歇过了，也不睡觉，坐在灶膛那儿侍弄火，眼睛总往门外瞅。后来，天都黑了，老妈在里屋说：‘行啦，别等啦，睡觉吧。你还想着人家大人能来感谢你呀？你是反革命分子你知不知道？’”

说着，欧阳江水绿眼泪都快笑出来了，说：“没想到，老爹有时候，也挺幼稚。”

我没吱声。只是兀自燃了一棵烟，吸了起来。

北大荒的劳改们，说起来，的的确确，有许多叫人难忘的片断，难忘的镜头。雨幕中列车在蜿蜒有力地进行着，这一切，都因旅途的寂寞而如同海市蜃楼再次极清晰地在雨界中显现出来。五十年代的北大荒啊，还有一支力量，一支屯垦的力量，就是那些罪犯们。后来。他们都老了，释放了，就地成家，娶妻生子，世代兮相传。如同在村口晒太阳的那个老头。自然，他也将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只

须轻轻的一声脆响，就消失了。北大荒的太阳，在夏天就是那样火辣辣的，叫收麦子的人也好，铲地的人也好，在水田里劳作的犯人们一律汗涔涔的。或许会手搭凉棚，看看天。完全是一副憨厚的农民的模样了。北大荒的冬天，太阳仅仅是一个微弱的，惨白的，像一团白雾一样的气体。一望无边的北大荒呵——落着一片片的乌鸦。

欧阳江水绿从北大荒调到市作协干专业作家，纯系偶然。他喜欢诗，恰好有一位北京的老诗人重回北大荒写点什么。欧阳江水绿利用职业之便常常给这位老诗人送些极为新鲜的牛奶喝。并渗透自己也喜欢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欧阳江水绿不是那种单纯的年轻人，在他的身上，既有城市人的某些傲慢不可一世，亦有农民的小心眼儿和劳改犯遗传下来的某种猥琐与狡猾。当他觉得非光明正大不足以使自己伟大与痛快时，就会慷慨激昂，痛斥一切丑恶、庸俗；当他为生存计，为安全计，为吃饭计，又会令人吃惊地奴下腰去，以至来点小计谋，干些让人汗颜，以至有些齷齪的事。

老诗人饶有兴趣儿地一边吸着香喷喷的热乎乎的牛奶，一边看欧阳江水绿写的诗，说：“为什么不去发表呐？”

“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军统特务，在沈醉手下干过。”
欧阳江水绿顺下眼角，在卑下中亦试图凸现某种骄傲。”

“噢。有一个什么文件，反革命可以平反了呀。”

“不知呢，老师。”

“沈醉都没事啦嘛，哎？我帮帮你吧。”老诗人说。